

第四卷

霍松林
选集

霍松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随笔集

HUO SONGLIN
XUANJI

1997

1997

1997

1997

1997

霍松林

选集

HUO SONGLIN XUANJI
霍松林

第四卷 随笔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ZH10N09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松林选集. 第四卷, 随笔集 / 霍松林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0. 10

ISBN 978 - 7 - 5613 - 5259 - 5

I. ①霍… II. ①霍… III. ①霍松林—选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4695 号

霍松林选集 第四卷 随笔集

霍松林 著

出版统筹 刘东风 冯晓立

责任编辑 王晓飞 杨 杰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版式设计 朱 雨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326

插 页 4

字 数 6135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5259 - 5

定 价 2980.00 元(全十册)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传真:(029)85251046

目 录

伤逝忆旧

- 序《书联集锦》忆右翁/002
缅怀邓宝珊先生/008
怀念匪石师/012
怀念辟疆师/026
忆于右任先生在广州/033
忆髯翁答《中国书法》记者李廷华问/037
《太华图》及诸名家题咏/045
惕轩先生百年祭/050
忆王达津、胡念贻先生/051
我所了解的徐中玉先生/053
花甲忆往/056
缅怀往昔话读书/066

萍踪剪影

- 终生难忘是童年/076
佛殿书声/078
柏溪留影/080
游学金陵/083
讲学南泉/086
故里授徒/089
从头学起/092
难忘一九五六年/093
雪中抖擞/096
友朋山水之乐/098
松花江畔话红楼/103

集思广益编教材/106
首届硕士生招生/108
一览小群山/109
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111
中州揽胜/113
浙江记游/116
畅游山西/119
从兰州到敦煌/122
观沧海/125
东渡讲学/127
难忘松本遇知音/130
射洪留影/132
为谋发展求基地/133
珍贵的摄影/135
旧雨新知会澳门/137
黄帝陵前/142
以养竹喻育才/143
常德评诗/144
盛会秦州说杜诗/146
伏羲庙里话唐槐/147
京都盛会说唐诗/149
北山纪游/152
信大讲演/154
钟楼敲钟/156
为振兴中华诗词效力/158
弘扬祖德拓新宇/159

谈书论画

茹桂的书法和书论/162
谈李成海的书法/164
谈毛选选楷书《秦州杂诗》/167

谈《二妙轩碑帖》/169
回某书法家的信/174
书法陶情/179
读胡西铭的画/180
序区画庄女士画集/182

长安诗话

古代长安歌谣/184
王粲的《七哀》第一首/187
《长安道》和《长安有狭斜行》/189
杜甫的《夏日李公见访》/192
南山诗/194
枣树的赞歌
——说白居易《杏园中枣树》/197
旱灾诗与抗旱诗/199
关于《柏梁台诗》/202
马总赠日僧空海“离合诗”/206
王绩在长安所作问答体诗/210

文化撷英

关于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思考/214
重塑陕西人文精神答陕报记者问/216
文学现象的哲理性思考/218
魏晋三大思潮/222
文理融通的桥梁/224
意境·风格·流派/226
谈《唐诗风流佳话》/228
诗集编排法/230
陈尧佐诗文辑佚/232
当代少数民族诗人/233
语文美育教学/235

对句、楹联仍有生命力/236
历代诗人咏延安/238
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240
围绕《沁园春·雪》的一场笔战/242
劝人勤奋读书没有罪/244
校园文化的一个窗口/247
王作人和他的《警坛忠魂》/249
开疆拓土纪新元/251
《亚细亚文化》创刊献辞/254
西安别名、简称小议/257

阅世随笔

谈 虎/260
谈 蚊/271
华山抒感/276
清明时节话清明/280
普救寺里说西厢/283
鸡年抒情/284
马嵬诗漫话/285

诗艺杂谈

人为什么要作诗/298
诗用数词的艺术特点/301
卢仝的《有所思》与贺铸的《小梅花》/304
谈杜甫《秦州杂诗》的格律特点/308
陈元方的诗改理论与实践/310
律诗及其“改革”/314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320
建设者的诗歌创作优势/324
中华诗歌中的喜剧意识/326
关于古典诗歌的今译/329

新诗与传统诗词应优势互补/331

关于“艳体诗”/334

诗的创新与用韵/336

鉴赏漫议

谈诗文鉴赏/340

咏花诗词鉴赏/344

山水、花鸟诗词鉴赏/347

谈陈志明教授的诗歌鉴赏/350

谈《中华文学鉴赏宝库》/354

治学刍言

我的师承关系/360

关于练基本功/364

治学经历和感想/370

“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377

漫谈自学/381

碑记选存

黄帝陵香港回归纪念碑记/386

三原于右任纪念碑记/388

于右任撰书麦积山石窟楹联碑记/390

雷简夫荐三苏纪念碑记/391

西安钟鼓楼新制洪钟巨鼓碑记/392

凤凰山名胜碑记/393

松园碑记/394

天水诗书画研究院筹建碑记/395

卦台山伏羲庙碑记/396

天水诗圣碑林记/397

重建紫云楼碑记/398

长沙杜甫江阁碑记/400

重修圣境寺碑记/402

课余随笔

于右任先生嘱集对联/404

辟疆师见示近作/405

辟疆师与李拔可先生论诗/406

夏剑丞先生《题太华图赠右老》/407

辟疆师论冶目录学/408

名词动用举例/411

仲长统论贪污之故/412

李、杜诗中之石门/413

老杜状月诗/414

老杜当时无篇什者往往补写于异日/415

丁棱“棱等登”/416

郭祥伯论唐文/417

后山不背知己/419

后山送内/420

后山《寄外舅郭大夫》/421

后山七律压卷/422

戴复古诗有家学/423

方回论律诗变体/424

元好问论诗重阳刚之美/425

元好问论文/426

中州豪杰李屏山/427

屏山、遗山论诗/429

鴈林墨迹/430

殷岳、张盖/431

卢世淮《杜诗胥钞》/432

杜甫与杜五郎/434

清初江左三大家/435

钱牧斋其人其诗/436

牧斋诗论诗风/437
梅村诗有寄托/439
梅村五古时得杜韩之胜/441
芝麓学杜未化/442
愚山、渔洋诗论诗格之异/444
陈其年词以壮语见长/446
朱竹垞词/447
笠翁论剧特重新调/448
袁枚论善学古人、求变求新/449
好意翻新/450
“温柔敦厚”与“兴观群怨”/451
五七言诗难易及“一三五不论”之谬/452
高密诗派与《二客吟》/453
全祖望以乡邦故实名集/454
黄仲则太白楼赋诗/455
黄仲则七古/456
宋芷湾论文/458
清明诗数例/459
惕轩诗文/460
鸡鸣寺题壁诗/461
慈爱园/462
诗词每句用同一字/464

旅途纪历

别了, 郑州/466
平汉路上/467
汉口信宿/469
汉口到九江/472
小孤前后/475
怀宁两日/477
行旅的结束/478

伤逝忆旧

序《书联集锦》忆右翁

乙酉初夏，雨过天晴，我正在窗前伏案写作，忽然门铃轻响，于媛女士推门而入，将一大摞书稿放在我眼前说：“这是我编辑的《于右任书联集锦》，请霍老题签作序。”我请她在对面沙发上坐下，然后逐页欣赏，始而凝视，继而惊喜，兴奋地说：“书编得很好！第一，入选的大多数是于书楹联，规模之大，选择之精，都值得重视；第二，其中不少作品，大陆已有的出版物中似乎还未出现，足以开拓眼界，引人入胜。这是您经过长期努力才汇集选编的，您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因此，这篇序，还是由您执笔、署名最合适；至于我，能有题签的机遇，已经深感荣幸了。”

于媛说：“霍老既然认为这部书有新特点，那么这篇序也应该不落常套。我认真想过，您在青年时期曾和于老交往数年，于老称您为‘文字交’或‘忘年友’。您在序中谈谈和于老交往时的见闻和感受，便可从一个新的视角彰显于老的人品、诗品和书品，使读者在了解掌故的盎然兴味中深受启迪，岂不比空发议论强得多！”

我由衷地称赞道：“这是绝妙的‘创意’！”便欣然赞同。

年华易逝，如今我已是85岁的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那是1947年的春天，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曾在《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人文》等刊物上发表了诗词、随笔和学术论文，受到老师们的赞许。于老长监察院，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任监察委员，其中就有我的老师汪辟疆教授和卢冀野教授。他们在监察院开会休息时聊天，夸奖我这个来自西北的学生功底扎实，才华出众。于老听了很高兴，说他在报纸上也注意到署名霍松林的诗文，接着大发议论：“我们西北在周秦汉唐时很出人才，宋代以后经济南移，西北落后了，现在是江浙财团的天下，但西北还是有人才的，大家讲的霍松林，不就是难得的人才吗？”汪老师抓住时机，对于老讲：“这个学生家境清贫，学费困难，希望介绍个业余工作。”于老说：“做工影响学业，叫他来见我，我供学

费。”汪老师回校后把这一切告诉我，要我拿上论文剪报和手抄诗词去拜见于老。我第一次到宁夏路一号拜谒于老的情景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在我的有关诗文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访中都有记述，这里不必详谈。这一次和此后多次拜谒，在谈话结束时都用宣纸写一张条子，让我到财务室去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这种条子，先后写过十多张，后来有人说：“你把那些条子珍藏起来，就更有价值。”这一点，我当时就意识到，但我实在太需要学费啊！

于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贯缺钱用，却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给我作学费，充分体现了他为国育才，“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1948年春，于老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友人善意劝阻，问他“拿什么与人家争”。他笑着说：“条子！”友人大惊：“你还有条子？”他又笑着说：“有啊！乃手书‘为万世开太平’的纸条子，非金条子也。”于老短时期内日夜挥毫，遍赠“国大代表”，我曾为他拉纸。每一条幅写的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家都知道：这是北宋“关学”大师张载的名言，于老奉为座右铭而付诸实践，成为他平生事业和人格的写照。他用这种“条子”赠人，不是争名利争地位，而是争更多的人“为万世开太平”。于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他是多么向往太平世界啊！

我大学一毕业，于老就要我到监察院当科员，实际上是给他做秘书。1949年5月初，监察院迁广州，于老暂寓贝通津50号，心绪不宁，每逢星期天，我和冯国璘都去看望他。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又去了，副官让我们坐在书房里，便上楼去通报。紧接着，于老只穿白府绸中式裤子下楼来，对我们说：“广州太阳晒人，月亮也晒人，一夜没睡好。”书房不小，南北靠墙都是沙发，却没有任何降温设备。南窗外有一株大榕树遮住阳光，于老便和我们坐在靠南窗的沙发上聊起来。我照例呈上诗词新作请教，他赞许了几句，即从书案上找来他的新作，其中一首是《题李啸风〈劫余剩稿〉》：

大器方能开世运，至人始信出民间。

乾坤振荡风和雨，太息关中两少年。

于老先读了一遍，然后就第二句发挥：“来自民间的人了解民间疾苦，多能忧国忧民，凡事从国计民生着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天下怎能太平？你们年轻，不知道我的经历和主张。我不反对共产主义，

只是考虑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往圣昔贤,可以说都有‘共产’思想。”他指着我说:“你作诗学杜甫,杜诗读得很熟吧!试想当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难道不想‘共产’吗?我所说的‘共产’,指的是全民皆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当然,不可能大家都一样富,孟子就讲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话,但贫富太悬殊,以致出现了富家酒肉臭,贫家饥寒交迫的普遍现象,天下必然大乱,哪有‘太平’可言呢?……”于老的这些话,显然是有感而发的,而他心系民瘼的“布衣精神”和“为万世开太平”的执着追求,的确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1949年8月中旬,监察院部分人员向重庆疏散,我和冯国璘接到13日飞渝的通知,12日晚同往于老住宅辞行。于老正在开会。听说我们告别,立即离开会场,拉着我们的手说:“我很想留你们在身边,但时局如此,不敢留,你们就去吧!以后有机会,再叫你们来。”语调、神情,感人肺腑,我们鞠躬、转身之时,不禁热泪盈眶。到重庆后,我在南京中大的词学老师陈匪石先生刚应聘任南林学院中文系主任,约我去教书,久住南温泉。11月27日晚,忽然接到冯国璘于前一天寄出的信,信中说于老突然从香港飞到重庆,要我立刻去见他。当时班车已停,中间又隔着一条长江,当我赶到监察院时,于老已于28日上午飞走了,国璘也乘汽车赴成都转台湾。过了一天,重庆便迎了解放。这里需要补叙的是:近一月来,于老一直住在香港,重庆监察院的陕甘同乡估计他会飞北平,也渴望他飞北平,谁也想不到他会突飞重庆。后来得知,当时蒋介石正在重庆,于老到重庆后又要求蒋介石送他到香港治病,蒋答应派专机送他,但那架专机却把他送到台湾去了。于老为什么突然飞重庆,多年来在我脑海中是个测不透的谜。1996年初春我应邀赴澳门讲学,承梁披云老先生设宴洗尘,畅叙今昔。梁老是于老于1922—1925年任上海大学校长时的学生,长期在南洋办教育,门人踞要位者甚众;现任澳门归侨总会主席及华侨大学董事长。由于我们都和于老关系极深,所以酒席间的话题主要围绕于老。他说:1949年冬于老住在香港,不想去台湾,他和另外几个于老的学生要求陪于老到南洋去,于老很赞同;但当他听说有便机飞重庆时,立刻登机而去,目的是想救出杨虎城,却不知杨虎城已经遇害了!我听后才恍然大悟,于老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在我眼前闪现,发出万丈光芒。于老与杨虎城将军在推翻满清专制、重建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坚守西安和解围西安等共同战斗中凝结的革命情谊谱写了壮丽的乐章,长时期响彻天际;而当他被迫去台之前,又为这壮丽的乐章谱写了悲

壮的尾声。

随于老去台湾的冯国璘,是我的同乡、同学兼好友,能文能诗,写得一笔好字。他的长兄国瑞先生曾是清华研究院的高材生,深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器重,精于诗文书法和考古,曾替于老考订“鸳鸯七志斋”碑,所以国璘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于老就任他当秘书,十分信赖。去台湾后,又升为主秘和参事,一直追随于老。因此,通过冯国璘,是最能了解于老在台湾的真情实况的。然而两岸长期隔绝,直到1990年初才收到他的特快专递,其中有长信,有于老的照片和墨宝。信中说:“于老在世时,每年都有好几次问到你。1959年4月11日过80寿,又问‘那个霍松林有无消息?他可是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啊!’”信中又说:“于老80华诞时身体还很健旺,形象独特,寿眉银髯,远望如神仙中人。当时此地摄影名家云集,争相拍照,其中以春秋所摄一帧最得于老喜爱,加印若干份赠亲友,又题赠吾兄一帧,嘱弟俟机转交。”又说:“于老公余有兴趣,便提笔写旧作给我,已保存20余年矣,随像寄上两片留作纪念。此种写法甚少有人看到,有暇可题诗寄我。”信中说他患了癌症,在家疗养,但不断有信寄来,又为我在台北出版了《唐音阁诗词集》,还由他出资、由我联系,找到了抗战时期于老为天水麦积石窟撰书的巨幅对联,刻石立碑。到了1993年5月,他自知来日无多,便由夫人照料来西安,一则看望我,二则把于老自撰自书的《〈呻吟语〉序》长卷交我珍藏。他来我家,我去古都饭店,多次畅谈往事,至今难忘。这里要特别叙述的是他半开玩笑地说:“看你住的房子,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不过比起我的来,还是有差距。我在台湾不算富,但一直很满足,不想发财。不瞒你说,我是有发大财的机会的,1960年前后,多次有海外华侨汇巨款赠送于老,每次汇款来,我都立刻去报告,于老总是说:‘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连钱数都不问。我如果扣下一两笔,不就发大财了吗?但我没有扣。”这一席话,国璘似乎是表白自己的廉洁,而我想到的,则是一代伟人的胸襟。我曾借阅过台湾出版的《于右任年谱》:“1963年4月18日,因喉部不适,被家人送入石牌荣民总医院检查治疗,由于无力支付巨额费用,一再要求出院。……勉从本人意愿,移家休养。”“1964年8月1日,病情突然加重,在家中晕倒一次,但仍拒绝住院治疗。”“9月10日又拔二牙及残齿,随即引起发烧。老人颇感头部不适,心绪极其烦躁,便坚决要求出院,天天嚷道:‘太贵了,住不起,我要回家!’”“11月10日已入弥留状态。中午,有关人士寻遗嘱,打开保险柜,仅发现老人亲笔所书债单数张。延至晚8时8分,不幸逝世,享年八十

有六。”于老 80 岁以后身体仍健旺,85 岁后不过患喉症和牙病,如果坚持住院治疗,不难康复,期颐可期;却过早地与世长辞,真令人百感交集!一方面,他把侨胞汇给他的好几笔巨款统统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另一方面,他自己竟然靠借债维持生活,无钱住院治疗。把二者联系起来,善良的人们都会心潮起伏,受到强烈的震撼。作为一代伟人,于老无疑是永远屹立于炎黄子孙心灵深处的灯塔;在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时代,尤其如此。

我第一次谒见于老,于老翻阅了我的诗词手抄本,对诗词及毛笔字都热情肯定,使我深受鼓舞,我便请教关于诗词书法的问题。于老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词书法,先哲都视为‘余事’,也就是‘业余工作’。然而‘余事’也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余事”是相对于“本职”而言的,于老在推翻专制、鼓吹民主、创办报纸、振兴教育、反对军阀割据、抵抗日寇侵略等一系列“本职”工作中创造出辉煌业绩,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扩展了辽阔视野,开拓了博大胸怀,造就了一代伟人。以一代伟人而从事诗词书法创作,则其诗词书法创作,便都是一代伟人的经验、视野、胸襟的生动体现,自然不同凡响。当然,诗词书法要能“卓然自立”,还得在“余事”上狠下苦功。仅就书法而言,于老自幼临池,上世纪 30 年代以前以魏碑为基础而参以篆隶,在行楷中开拓新路。从 30 年代起专攻草书,吸取章草、今草、狂草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不断创新,创立“标准草书”。“草书”而要求“标准”,源于经世致用的博大胸怀。于老曾说:“楷书如步行,行书如坐轮船火车,而草书就如同乘坐飞机。”这就是说:写草书效率高,可以节省时间。但草书经历代书家之手,唯求美观,信笔挥洒而略无规范,既难学,也难认,愈变去实用愈远,终难在群众中普及。于老有鉴于此,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从大量的前人草书中筛选出最优美的字而加以系统化整理,缔造出一个崭新的标准化草书体系,使草书兼有实用与审美两种功能。自 1936 年 7 月《标准草书·千字文》集字双钩本出版以来,不仅国人习者日众,日本学人也列为草书范本,影响日益深远。于老又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提升他的标准草书艺术,简净明快,雄浑奇崛,深沉朴拙,博大清新,纵横变化,仪态万方,于飞动中见俊逸,于疏放中见规范,愈到晚年愈入化境,外柔而内刚,笔简而神完,落落大方而心平气和,平易近人而情深意厚,在跌宕起伏中表现出动人的节奏感和醉人的神韵美。这便是于老在书法创作方面的“卓然自立”,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卓然自立”。他在创造并且完善“标准草书”的漫长岁月里,